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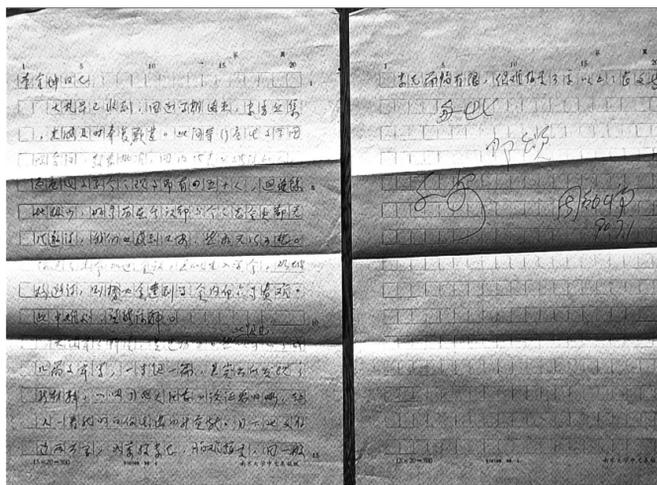
诗,顶峰的顶峰”(闻一多语)的举世闻名的诗,后人对它的研究论文可汗牛充栋。然而,对此诗作于何地的问题,却从未有人涉及。通过对此诗首句“春江潮水连海平”及诗中有关地点、地貌及景物描写的情景,联系后有关类似赏月描写的诗词内容,我初步估计此诗当作于镇江北固山与焦山之间的江南岸一侧。《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作地勘测》一文投寄《江苏文史研究》后不久,编辑部就来电话通知,认为选题新,论据足,文笔好,拟于最短时间安排发表。这是学界第一篇研究《春江花月夜》作地的文章,一经发表,备受人们关注,影响甚大。后来,扬州的瓜洲、江都及泰州、江阴、东台等地的学者都纷纷发声,各执己见,各执一端,认为他们的地域就是《春江花月夜》的诞生地。争鸣四起,好不热闹。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对此争鸣现象,我又广搜资料,博采证据,反复探析,细加考辨,又写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作地再考》一文,将学术争鸣引向深入,共同关注,八面来风,以求正解。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丁骏老师特地告诉我说,周勋初先生非常欣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作地勘测》这篇文章,认为文章虽非定讫,但提出问题、引起争鸣,也是对学术之一大贡献。此外,他还说,周先生对你的来稿都很认可,无论是考证,还是论析,都很务实,且血肉丰满,学理性强。周先生的肯定与认可,是对我学术研究最大的鼓舞与鞭策。几十年来,我一直是《江苏文史研究》认真的作者与忠实的读者。一个人,能与一份刊物一直保持如此深厚的情谊,委实不易,十分珍惜。而其中之根本原因,与周先生的无私关爱与热心提携是分不开的。

行文至此,我对周勋初先生的感恩之心与哀悼之情,油然而生,情溢于怀,遂特赋小诗一首,肃穆敬献于周先生灵前:

长江呜咽紫金哀,
恸哭南雍失俊才。
从此不闻关爱语,
研究何处指瑕来?
敬爱的周先生,您安息吧!

私淑恩师恒铭怀

——我与周勋初先生二三事



周勋初先生给作者的信

片善、为人说项的仁爱精神,令我终身铭谢。

使我感恩的还有一件事。1990年6月下旬,我将《储光羲生卒、里贯及其诗歌研究》一篇2万字的论文奉寄周先生请正。在信中,我还表达了自己的一个不情之请。由于我酷爱唐诗,而我获悉南大即将召开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便向周先生提出可否参会的想法。谁知此次会议参会人员有严格限制,有好多连续参加唐代文学年会的会员都难以参会,况且我当时还不是会员,就更不可能与会了。为此,周先生在回信中耐心细致地做了解释,将个中原委细细道明,让我明白“此中难处”并“望能谅解”。如此真诚的君子美德,面对周先生清秀洒脱的墨迹,真让我且愧且敬良久。

至于研究储光羲的那篇长文,周先生则认为“足见功力”,同时提醒我“考证需明晰,让人一看就明白你做出的新贡献”。还指点我将此2万字的长文分成几篇投稿,因为一般学报及杂志只刊载万字以内的文章。周先生从高度评价、文章分类到如何投稿,皆娓娓道来,金针度人,良师大德,温润吾心。虽是私淑弟子,却胜似入室门

生。这是我一生之大幸,每念血涌,感念不已。

学术前行指路灯

我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偶然于图书馆看到《江苏文史研究》杂志,甚为亲切。这是江苏文史馆主办的一份发表研究江苏文史成果的专门期刊,作者大多是文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与教授,虽是内刊,但文章水平都很高。该刊主编,则是心仪已久的周勋初先生。我一下子爱上了这份杂志,遂试着向它投稿。第一篇投稿的论文题目是《<华山畿>故事诞生地考证》,不到两周,责任编辑丁骏老师(后任副主编)来信告知,文章即刊。拙文首投即中,增强了我学术研究的自信。趁热打铁,我围绕《华山畿》故事的诗歌内容、精神及艺术之美和传奇之美等系列问题,连续写了几篇文章,都相继发表了。这激发了我浓厚的创作热情,对刊物的感情亦与日俱增。此后,凡是我有论题新颖、自觉良好的文章,首先想到的就是《江苏文史研究》。

众所周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一首以孤篇压倒全唐的“诗中的

一张老照片的回忆



新办公楼落成后的合影,后排右六是王志明,前排右五是本文作者。

所,经过商量报请公社批准在常金路马路上建造办公楼五间,三层挑阳台,1977年夏天投入使用。底层一间做保健站,三间做“双代店”,一个楼梯间;二层一间办公室、一间图书室,二间为会议室兼夜校教室;三楼的四间为通间,可作大会议室使用。为了丰富社员业余生活,我们设立了一个流动图书站,大队集体购买农教书籍和文艺书籍,用几个大纸箱包装好,等到每周一次夜校上课时,由专人挑过来供社员借阅,夜校结束后放回放到电灌站。我记得当时负责图

书借阅的是在电灌站工作的一位复转军人,他喜欢看书,对人热情,就成了义务图书管理员。夜校一周一次,学政治、学技术,参加对象都是团员青年。

后来,大队想在大楼底层办个“肉墩头”。大队出面向常州市财贸办申请并获得批准,每天去小东门桥食品公司拖回一头杀好的光猪,由社员凭肉票购买,省得社员赶到几里外的集镇上买肉。拿猪肉的人很辛苦,开始用板车,后来买了三轮车,要骑几十里路程,遇上刮风下雨、冰冻落雪更辛苦。再后来大队经济发展了,又在三楼楼梯间办起了广播站,

连上公社原有的每家每户的广播,大队在广播站就可播通知。我们还添置了高音喇叭,每个生产队一只,还可根据需要临时把高音喇叭通到田头,在农忙时放些革命歌曲,振奋干劲。再后来大队购买了电视机,每天晚上把电视机放在三楼平屋顶上放给社员看,丰富了社员的文化生活。

当年,新办公楼落成后,干部群众都很高兴,大家在大楼前拍了这张照片。将近50年了,志明还把老照片翻拍成新的,托人送给我,勾起了我对几十年前往事

路茶

路茶,顾名思义就是放置在马路旁,方便过路行人和在露天作业的拖板车或脚踏三轮车的工人免费解渴的茶水。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在我们常武地区,每到炎热的夏季,一些主要的车站、码头和主干道上,就会有一些单位和热心人,烧上一大桶大麦茶水,放置在马路边荫凉处,茶桶上会挂上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大大的“茶”字。有的牌子上还写上亲切的问候语“同志:天气炎热,请你歇歇脚,喝上一碗茶,解解渴”之类。

那些年头,不像如今到处是商店、超市、小卖部,都有矿泉水和清凉饮料供应。每到炎热的夏天,路上的行人或忙碌的运输工人,在烈日下晒得面红耳赤,汗流浹背。当看到路边有免费供应的茶水,都会停

下脚步,站在树荫下喝上一大碗。

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10年期间,我市晋陵南路茶山段(原友谊宾馆北)岔路口的铁塔下面,就有一免费的路茶摊。每年从立夏开始到中秋过后,一位家住茶山徐家村的季姓大妈总是自己花钱买来大麦,经加工炒熟,每天清晨泡上一大桶大麦茶水,叫家人帮忙搬运到岔路口,茶桶上系上两只大茶杯,免费供路人解渴。附近的居民称赞季大妈自己掏腰包买大麦烧茶水行好事,一做十几年。记得那时常州电台、报社也对她进行了采访报道。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时代快节奏的发展,马路上三轮车、拖板车的行当已看不到了,路茶也就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一段美好的故事。但是,在那些年喝过路茶的老一辈人,都还忘不了免费路茶摊和无私摆茶摊的大妈大伯。

名人轶事

李金坤

信中文字寓深情

我虽无缘成为周先生的入室门生,可是,我却十分有幸地成为他厚爱的私淑弟子。周先生一生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奉献了毕生的热情与精力。其研究的时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其研究的范围,涵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诸多领域,体现出文史结合、博通与专精结合、宏大与精微结合的治学特点。周先生一生从教,桃李天下,著作等身,是有口皆碑、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对于这样一位道德与学问并美双馨、鼎鼎大名之学者,我委实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地钦佩与崇拜。因此,我在治学之路上遇到一些难题,或者有感而作一些小文,就会写信向他请教。记得在写第一封信之前,我着实有点犹豫,担心名气甚大的周先生是否架子大、脾气怪,考虑再三,我还是壮胆向周先生发出了第一封求教信。信中我夹了一篇关于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探讨的论文。因为学界对这一问题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持“爱情说”,有的持“揭露说”,有的持“矛盾说”。我通过文本细读、白居易类似诗歌的参照,以及文献资料的梳理考辨,坚持“揭露说”,作文目的使此说证据更充足,逻辑更严密,说服更有力。我很想听听周先生的意见。孰料,一周之后,我就收到了周先生的回信。周先生十分肯定“揭露说”观点的正确性,认为论文资料扎实,论证翔实,语言老到。同时,还提供了一些我未见的很有价值的资料,使论证更为充分,观点更为坚实。不仅如此,周先生还将此文推荐给一家高校学报发表。周先生如此不遗余力地提携学生,不掩

出门。正当我准备去推自行车时,父亲却一把将我拽住,愣了几秒钟说:“要下大雨呢,今天我送你去学校吧。”

雨像疯了一样,劈头盖脸地打下来,父亲坐得笔直,像一面墙。即便穿着雨衣,我还是被打湿。我想,父亲也一样。趁着大风呼啸,我低声对父亲说:“老爸,你觉得考试重要还是我重要?”父亲没有回答。雨水落到眼里,一阵刺痛。

等来到校门口,父亲只是跟说了句“加油,好好考”就回去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我的问题,也不知道我们脸上的是眼泪,还是雨水。后来,我以298分的成绩考上初中,父亲也就不再早起给我做早饭了。

十多年前,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当晚兴奋得几乎整宿没睡。父亲说,开学报到的时候要和我一起去,帮我拿行李,顺便看看大学是怎样的。我没有说话。报到那天,我早早起来,却看见父亲已经做好早餐,端坐在桌前等我了。这次的早餐是满满一锅饺子。父亲喜欢盛一大碗汤,再把饺子盛进碗里;我喜欢把饺子盛进盘子里,然后另外拿个小碗蘸着调料吃。这次父亲准备了两套方案,我想,我终于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吃饭了。但是,以我的胃口根本吃不完那满满一大盘。最后,我强忍着全都灌下肚,父亲心满意足地将碗筷收拾起来,旋即提着行李箱激动地朝我喊道:“走吧!坐高铁,去大学!”因为这顿饺子,我晕了一路的车。

流年碎影

王汉琪

前幾天湾里王家村的校大送来了一张经过翻新并且塑封好的老照片,说是志明让他送给我的,我很高兴。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家乡担任大队书记。这一年,志明回到了老家,就在我们大队的湾里王家村。他父母亲住在城里,老家只有他奶奶一个人住。志明这次回来是作为知识青年回乡务农的。他的父亲王浩云为人老实,言语不多,小时候就到城里学做生意,后来就在城里结婚、居住。

志明和父亲一样忠厚老实,虽有文化但不骄傲,他回老家后与奶奶住在一起,白天和社员一道下田,晚上在家看书学习。几年下来,农活样样会干,人也显得有精神,是村上公认的好小佬。

当时校大是生产队会计,后来大队建立了农科场,我们大队打算把他调去当会计。湾里王家村生产队的会计叫谁来做呢?我们想到了志明,因为他年纪轻、有文化,再加上他老实本分,和群众相处关系好。我带着这些想法来到湾里村征求生产队长国明的意见。国明快人快语,表示服从大队的调整方案,还说志明这小佬人不错。我又走访了几位社员群众,他们连声说“好”,说让他当会计,我们放心。在以后几年里,志明这个生产队会计做得不错,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再后来根据国家的政策,他上调回城了。

这次志明托校大带给我的这张照片,让我回忆起建造大队办公楼的一些事。当年,我们大队没有办公室,社员找干部办事都是到家里,开个会碰个头也没地方,只能借社员的家里进行。霍家村的霍菊林家比较宽敞,霍菊林夫妇为人又随和,我们就到他家开会。他们一家每次都热情地烧好开水,并放上几只碗,然后出去做自己的事,从不影响我们开会。霍菊林不识字,但做得一手好木工活,帮别人造房屋做家具,不用皮尺量而是用手量,但做出来的活人人夸赞。

我们大队原属武进县西林乡,1973年10月,划归常州市郊区五星乡,各方面条件随之改善。考虑到大队没有办公室,开会也没有固定场

所,经过商量报请公社批准在常金路马路上建造办公楼五间,三层挑阳台,1977年夏天投入使用。底层一间做保健站,三间做“双代店”,一个楼梯间;二层一间办公室、一间图书室,二间为会议室兼夜校教室;三楼的四间为通间,可作大会议室使用。为了丰富社员业余生活,我们设立了一个流动图书站,大队集体购买农教书籍和文艺书籍,用几个大纸箱包装好,等到每周一次夜校上课时,由专人挑过来供社员借阅,夜校结束后放回放到电灌站。我记得当时负责图

书借阅的是在电灌站工作的一位复转军人,他喜欢看书,对人热情,就成了义务图书管理员。夜校一周一次,学政治、学技术,参加对象都是团员青年。后来,大队想在大楼底层办个“肉墩头”。大队出面向常州市财贸办申请并获得批准,每天去小东门桥食品公司拖回一头杀好的光猪,由社员凭肉票购买,省得社员赶到几里外的集镇上买肉。拿猪肉的人很辛苦,开始用板车,后来买了三轮车,要骑几十里路程,遇上刮风下雨、冰冻落雪更辛苦。再后来大队经济发展了,又在三楼楼梯间办起了广播站,

早起的父亲

我极不愿意看到我那早起的父亲。

大约二十多年前,我转往街道上就读。因为学校离家有些距离,所以父亲便不再放心让我自己徒步去。

他每天很早就起来做饭,然后开着摩托送我上学。当我准备就绪坐到桌前,天才微微亮。父亲给我做的早饭只有泡饭。泡饭应当是那会儿农家人的早饭标配,大致有两种做法——如果想要“米汤分离”,那就等水烧开后把剩饭倒进去稍作搅拌;反之,则一开始便把饭倒进锅里,烧开后调成文火继续煮。

父亲似乎对做泡饭极其执着,这让我逐渐感到厌烦。有一天,父亲为了给我补充营养,他将豆奶粉倒进泡饭里搅拌,然后给我盛满一大碗。我一尝,又甜又腻。但看着父亲一脸的期待,我只好强撑着把这碗我认为极其难吃的豆奶泡饭灌进了肚子。直到今天,我想到那碗泡饭都有种想吐的感觉。

三年级时,父亲觉得我可以自己料理早饭了,特别是到农忙季节时,父亲便不太顾得上我,我终于可以做一些自己爱吃的东西了。在不忙的日子里,父亲还是会一大早起做好早饭,然后用期待而冷峻的眼神盯着我,直到我皱着眉头灌下一整碗。

记得小升初考试那天,天空被一层层浓密的乌云笼罩,没有一丝风,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父亲依旧很早就做好了早餐,非要让我吃到撑才让我

过七月半

在常武地区,七月半(中元节)是一个充满神秘与庄严氛围的日子,也是一个承载着深厚文化内涵和浓亲情的日子。

老话说得好:“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这份虔诚,深深植根于常武地区人们的心中。所以从七月初一到十五这半个月时间里,人们以独特而庄重的祭祀仪式,缅怀先祖,传承孝道,诉说着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与敬意。

大多数家庭举行的祭祀仪式,虽只是一般性地祭奠本家三代宗亲,但其中蕴含的慎终追远的血缘宗法思想,却是无比深厚。准备祭品时,人们总是精心挑选,通常是三荤三素。那喷香的红烧肉,色泽红亮,肥而不腻;红烧鳊鱼,鱼身完整,寓意年年有余;红烧鸡蛋,圆润饱满,象征着吉祥如意。还有百叶、油货、豆渣饼或者豆腐干,每一样都饱含着对祖先的敬意。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祭品的种类也日渐丰富。

依照祭祀祖先的人数,摆好相应的酒盅和筷子,再斟满香醇的黄酒,祭祀仪式便正式拉开帷幕。先由家中长辈,也就是主祭者,拈香在大门口,低

声而诚敬地默念:“请列祖列宗回来吃七月半中饭。”这一刻,整个屋内弥漫着庄严肃穆的气息,大人小孩都小心翼翼,身体不敢触碰桌椅板凳,只为让先祖能够安安稳稳地入座。

接下来,按照辈分,依次行跪拜礼。对于近几年逝去的父母,那份思念之情更是难以抑制。有的子女深情地喊几声爹娘,倾吐着心中的思念,说着那些体面孝敬的话语,情到深处,引得家人纷纷落泪。过一会儿,再次斟酒、磕头,如此反复三次。酒过三巡,方才上饭,接着又是一轮跪拜大礼。礼毕,焚化锡箔纸钱和一些经文,袅袅青烟中,仿佛能看到先祖们欣慰的笑容。最后,由主祭人掀动桌椅一角,嘴里说着“宽座”,示意为祖先送行。至此,祭祀仪式才算圆满结束。

在农村,由于很多人的住宅是通过购买他人地基建造的,出于礼节和尊敬,一些人在祭祖后,都会对地基原主人亡灵进行祭奠,这就是祭屋墓亡人。整个仪式过程与祭祖大致相同,只是酒盅和筷子的数量相对减少。通过这一祭,每个人又受到了一次“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感恩教育,明白做人要懂得感恩,铭记他人的付出。

心香一瓣

蒋文忠

寻常人家

张佳豪

传统民俗

周星